

# 韓中古典小說『九雲夢』與『紅樓夢』的結緣\*

崔溶澈\*\*

<목 차>

- 一. 九雲夢與紅樓夢在韓中小說史上的位置
- 二. 九雲記的出現與對前書故事情節的更改
- 三. 紅樓夢的情節在九雲記中的插入與運用
- 四. 關於九雲記的成書過程以及流傳的探索

## 一. 九雲夢與紅樓夢在韓中小說史上的位置

韓國漢文小說的白眉作品『九雲夢』大約出現於朝鮮肅宗年間(清康熙初年), 作者金萬重(1637-1692)出身於世代為官的書香官第, 而他是遺腹子, 對他的母親非常孝順, 據說他慰勞老母親而創作這部小說, 創作年代大約在他被貶謫到南海的肅宗十五年(1689)前後。<sup>1)</sup>

『九雲夢』以中國唐朝為時代背景, 描寫年輕才子楊少遊的宦途得意, 青雲直上, 榮耀顯貴, 成就了莫大的功名事業, 以及先後與八個女子戀愛結合的經過。楊少遊前身是西域天竺國六觀大師的弟子性真, 八個女子的前身則是神仙南嶽衛夫人的侍女八仙女。<sup>2)</sup> 八仙女和性真因奉命辦事而邂逅於途中, 彼此傾慕, 動

\* 本文曾發表於北京大學召開第三屆東亞比較文化國際會議(1998. 10).

\*\* 高麗大學文科大學副教授。

1) 有些韓國學者仍然主張金萬重創作『九雲夢』之時, 其文體為韓國語文, 到後來他的孫子金春澤把它翻譯成漢文小說。但這裏採取了奎福教授的漢文創作說, 參見丁奎福『九雲夢研究』, 高麗大學校出版部, 1974.

2) 關於衛夫人的描寫, 原著即云“秦時衛夫人”, 而應該是晉時魏夫人之錯。據『南嶽魏夫人傳』(一說云唐顏真卿撰, 另一說云唐蔡偉撰, 均不可信), 敍晉時司徒魏舒之女華存得道成仙後, 被命為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夫人, 及傳授弟子之事。『太平廣記』中有“魏夫人”條, 注出『集仙傳』及『南嶽

了邪念，於是受罰，被謫降人間，投生於不同的家庭。性真投生為淮南道秀州縣楊處士之子楊少遊，父親先昇仙而去，楊少遊奉養母親柳氏。八仙女則分別投生為秦御史之女秦彩鳳，韶州驛丞之女，洛陽名妓桂蟾月，播州良家之女，河北名妓狄鶯鴻，鄭司徒之女鄭瓊貝，丞相府胥吏賈某之女，鄭瓊貝之婢賈春雲，唐皇之妹蘭陽公主李簫和，揚州良民之女，吐蕃刺客，女劍客沈裊煙，洞庭湖龍王之女白凌波。這八個女子各以不同的奇妙經歷與楊少遊巧遇，相識，定情。楊少遊也在與她們先後相逢，交往的過程中，為國建立功勳，位及人臣。八個女子先後成為他的妻妾（二妻六妾），結成了一夫八妻的家庭，享受了人間幸福快樂的貴族生活。最後感於世事的變化無常，富貴榮華無非是一場春夢，頓悟本性，看破紅塵，痛悔前非，皈依佛門，大得寂滅之道，皆歸於極樂世界。<sup>3)</sup>

『九雲夢』故事情節非常離奇，人物形象的生動多姿和辭藻的豐美吸引了當時的廣大讀者，因此在朝鮮後期兩百多年以來，其影響非常大。『玉仙夢』·『玉麟夢』·『玉蓮夢』·『玉樓夢』等所謂夢字類小說(夢幻小說)大量出現<sup>4)</sup> 成爲一種文壇風氣。至於它的主題思想，專家學者們也有幾種分歧意見，例如封建貴族眼目中所追求的封建君主制的儒家理想，又如把人間幸福看成一場春夢而訪道昇仙的道教理想，再如書中的開頭和結尾一味強調的佛教(金剛經)思想。

『九雲夢』是一部共有十六回的章回體漢文(文言)小說，目前還沒有發現作者的原稿，而却有15種的版本，其中比較早期的重要版本是『老尊本』(1725年以前)，『乙巳本』(1725)，『癸亥本』(1803)等幾種。目前在中國也流傳有『癸亥本』<sup>5)</sup>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紅樓夢』·『紅樓夢』是出現於清朝乾隆年間的一部長篇白話小說，如果把『九雲夢』的創作時期(1689)與早期鈔本『脂

魏夫人傳』，金萬重可能從『太平廣記』中得知，而寫得不確。不過小說家之言有時故意更改，因而保留原來面貌。

3) 參照章旭昇校注『九雲夢』的「關於朝鮮古典小說九雲夢」，北岳文藝出版社，1984。

4) 最早提出「夢字類小說」的稱呼的是『朝鮮小說史』的作者金台俊。他在介紹『九雲夢』之後，就討論『九雲夢』的竊案，夢字類的流行，先提到在中國一時風靡『紅樓夢』續書的風氣，再說『九雲夢』以後朝鮮後期出現的幾部夢字類小說。後來韓國小說史上成爲一種分類用語。

5) 如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以及臺灣大學研究圖書館也藏此本。

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的出現時期(1754)加以比較，兩者之間相差六十五年，如果與目前保存的七十八回的『庚辰本』(1760)比較，相差七十一年之久。不過『紅樓夢』為一百二十回的長篇，在篇幅，人物和結構等方面，『九雲夢』不可與之單純相比。『紅樓夢』描寫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人的愛情和婚姻悲劇，還有圍繞這一主線展開的衆多有關人物所構成的極其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紅樓夢』與『九雲夢』一樣，也是一種由幻夢結構而成的作品。遠古女媧煉五色石補天時，遺下一塊頑石，自經鍛煉，靈性已通，後來蒙僧道二仙師携領，投胎為賈府賈政與王夫人的次子，由於出生時嘴裏銜通靈寶玉，起名寶玉。除了這段賈寶玉的誕生由來之外，還有林黛玉與賈寶玉的前生姻緣說，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絳珠草，爲了報酬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恩，要將畢生的眼淚來償還，就隨着他下凡歷劫。這神瑛侍者就是賈寶玉的前身，林黛玉則是由絳珠仙子轉世的，此段姻緣稱做“木石前盟”(雖然書中沒有直接說神瑛侍者就是女媧補天所遺的頑石，而在此却說木石前盟，可見兩者即一) 賈寶玉與林黛玉也在天上有一段姻緣，因此轉世投胎人間，要重演相戀的關係。但他們在人間相處的環境條件與具體情況，並不如『九雲夢』中的楊少遊和八個女子的關係那麼順利。全書所寫，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時時強調人間事物的興亡盛衰，變化無常。女媧所遺頑石凡心一熾，向一僧一道要求携帶他進入人間世界，但二仙師却說：“那紅塵中雖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因此他就應諾二仙師再三強調的“到不得已時，莫悔”之語。賈寶玉在人世間的姻緣是薛寶釵，並不是林黛玉。黛玉只是前生的姻緣而已，因此他們在人世間怎麼努力也不可結合，寶玉的苦惱在此，有緣分沒有結果，寶玉與寶釵結婚，同時黛玉含冤而死。圍繞他的無數少女和女人的命運也都是不幸的，因此他就下決心出家。書中多次出現一僧一道，寶玉的覺悟之後，由僧道二仙携到女媧補天之處，然後僧道二仙各自雲遊而去。<sup>6)</sup>

6) 參照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頁512，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

『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上，有着最高的位置，我們且不妨借用魯迅的評價：“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의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sup>7)</sup> 『紅樓夢』裏已經出現近代小說的所有優秀的成分，開拓了中國小說發展史上進一步的成就。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小說名著。

『紅樓夢』的版本，可分為早期80回以內的脂硯齋系統的鈔本（簡稱脂本）和後來120回的版刻本（刻本），脂本目前發現有12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以及『紅樓夢稿本』等。至於刻本，最早出版的是『程甲本』（程偉元的1791年刊行本），還有『程乙本』（1792年刊行本）以及後來無數的評點本，如『王孝廉評本』·『張新之評本』·『三家評本』等。

## 二. 九雲記的出現與對前書故事情節的更改

漢文抄本小說『九雲記』共有三十五回，現藏於韓國嶺南大學圖書館，是唯一孤本。『九雲記』在內容上大致襲用了『九雲夢』的故事情節，也是描述楊少遊和八個女子戀愛結合的經過的。此書已有尹榮玉教授的翻譯本<sup>8)</sup>，後來陸宰用的碩士論文『九雲記研究』，更具體地探討了『九雲記』以及『紅樓夢』·『鏡花緣』等中國小說的影響關係。筆者在1991年撰寫「紅樓夢在韓國的流傳及影響研究」，文中稍為談到其與『紅樓夢』的關係，認為『九雲記』是在朝鮮時代『九雲夢』及『紅樓夢』·『鏡花緣』的強烈影響之下出現的朝鮮漢文小說作品。但1992年丁奎福教授撰寫『九雲夢與九雲記之比較研究』一文，提出金進洙的『碧蘆集』資料，開始主張『九雲記』可能出於中國文人之手，引起此書的作者及國籍問題。後來筆者

7) 見於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的第六章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中。

8) 『九雲記』譯本，螢雪出版社“語文叢書013”，1982。譯本第一冊收原書的卷一至卷三（即第一回至十二回），第二冊收卷四至卷六（即第十二回至二十四回），第三冊收卷七至卷九（即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五回），書末收附錄譯者的「九雲記考」一文。

通過對金進洙的資料和『紅樓夢』的版本，以及重新發現的客觀材料等進行考察，1992年完成「九雲記的作者及其與紅樓夢的關係」一文，發表於中國揚州的國際紅學會議上。不意此文引起當時在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教授的強烈興趣，後來他所撰寫的「論九雲記」，公開發表於1993年北京古代小說國際會議上，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大注意。後來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江琪校點的『九雲記』一書(1994)，劉世德教授的「論九雲記」一文附錄於書後，更加廣大流傳。1995年筆者翻譯劉世德的「論九雲記」，再把有關『九雲記』的研究概況以及中國學界的反響介紹給韓國學界。

筆者和劉世德教授的論文，各發表於中國學界之後，引起不少的影響，有人竟把它收錄於小說史中，譬如張俊在他的『清代小說史』第五章「清代中期小說」(下)裏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九雲記』，認為此書屬於清代的中國小說<sup>9)</sup>。陳慶浩先生傾向於『九雲記』為朝鮮小說的立場，他雖然也承認金進洙詩註的事實，但認為那只是作品之外的旁證而已，據他所看『九雲記』文本中有不少朝鮮獨有的詞彙和字句，認為這才是最為可靠的內證。<sup>10)</sup>最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刊行『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之時也收錄了『九雲記』一書，<sup>11)</sup>中國學界對這部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現存『九雲記』抄本上每冊都題為“無名子添刪”五個字，明確地表示此書的作者(實際上說的是補充刪改的人物)是“無名子”。但“無名子”是否真為某一位作者所使用的筆名，還是作者不願意表明原姓名而隨便胡謔的筆名，就如『金瓶

9) 張俊『清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中說：“關於此書國籍，韓國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或認為是中國小說，或認為是朝鮮小說。劉世德『論九雲記』考證，斷定其為中國小說。”(頁306)

10) 陳慶浩認為『九雲記』屬於朝鮮文人的作品，舉出下列幾項理由。①不規範的詞句(文法不合，虛事代詞誤用，文白夾雜)，②稱謂錯亂，③制度與風俗的毛病(制度·地理·風俗)。參見『九雲記之研究及其作者問題』一文，收錄於『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1998。但以文法不合，文白夾雜為理由，就判斷此書作者即朝鮮文人，這雖然說是內證，而並不是鐵證，尚待後考。原來『九雲夢』本身為文言小說，把它改寫成白話小說時，也可能引起文白夾雜的現象，又如唐傳奇『虬髯客傳』中扶餘是在東南海上的島國，顯然故意弄錯誤，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也用過虛構的蘭臺寺大夫職官。古典小說作者或用故意張冠李戴的方式，我們也要考慮到這點。

11) 中國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韓國鮮文大學中文系編，1997。

梅』作者笑笑生，我們到目前不得而知。<sup>12)</sup>

『九雲記』的時代背景為明朝神宗萬曆年間(1572-1620)，主人公為武昌府的楊少遊，他的前生為天台山六觀大師的弟子性真，和南嶽衛夫人的侍女八仙娥結下情緣，後謫降塵世，投生楊孝廉家。長大以後，科場得意，建功立業，出將入相；先後與八仙娥下凡的司徒之女鄭瓊貝，她的侍女賈春雲，御史之女秦彩鳳，青樓女子桂蟾月，狄驚鴻，皇帝妹妹蘭陽公主(李簾和)，女劍客沈裊烟，龍王之女白凌波等八位女子結為婚姻。享盡人間榮華之後，楊少遊與八女經聖僧點化，頓悟前生因緣，乃共赴西天，返樸歸真。故事的最後一段，點明這部作品的創作主旨說，“自古英雄豪傑，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過一時之朝露，見晷即乾”，“總是一夢”。<sup>13)</sup>

此書內容主要來自金萬重的『九雲夢』，而『九雲記』的作者又對以下幾個地方修改。首先把作品的題名改成『九雲記』，以示區別，使用文體也改成白話文，如‘日，也’等字已修改成‘道，了’等字。還有‘你，那裡，嗎，麼’等的白話詞彙以及‘話說’，‘且看下回分解’等的白話章回小說的套語，也是在『九雲夢』中所沒有的。從內容方面來看，可以更明顯地看出，『九雲記』的補充或修改部分。例如『九雲夢』中原來的故事背景是唐代淮南道秀州縣的楊處士家，衡山蓮花峰六觀大師的弟子性真下凡投胎，為楊處士的兒子楊少遊。並未提及楊處士的祖先。但『九雲記』的背景已經改成為明代萬曆年間湖廣省武昌府咸寧縣的楊孝廉(名繼祖，字仁舉)家，他的祖先也安排為東漢安帝時的尚書楊震，天台山六觀大師的弟子性真就投胎於這個楊孝廉家<sup>14)</sup>。六觀大師的住處也改成天台山，而同樣是蓮花峰。楊震素來清廉的歷史故事也補充進去。前書中楊處士在楊少遊出生以後不久就昇仙而去，而『九雲記』中楊處士仍然在世，到了故事快要結束之時，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夫妻兩位同時歸西。顯然此書的作者對楊少遊的祖先和父親，待遇

12) 當時朝鮮文人中曾使用“無名子”的外號的人就是尹愷(1741-1826)，而目前還沒有發現他可能為此書作者的有力的證據。

13) 參看張俊『清代小說史』頁306。

14) 其實『九雲記』裏楊少遊的前生人物性真的時代背景為隋朝楊帝時期(604-617)，和投生以後的時代(明代萬曆)相差一千多年。原來在『九雲夢』中只說都是唐朝而已。

非常鄭重。

『九雲夢』的開頭先寫中國五岳和南岳衡山的形象，然後介紹住在這座名山的女仙衛夫人和高僧六觀大師，緊接着敘述六觀大師派弟子性真到洞庭湖龍王府以及衛夫人派弟子八仙女給六觀大師致謝的情節。這就是全書故事的起點。到了『九雲記』，故事的開頭豐富多了。回目也由『九雲夢』的“老尊師南岳謁妙法”（老尊本），改成“西王母瑤池宴蟠桃”，由此可見有意大量補充西王母故事，情節也更複雜了。

『九雲記』中除了增添了西王母瑤池宴的神話故事<sup>15)</sup>之外，還補充了否定人物張善的登場和沒落的情節（第7·26·27·28回）·日本倭寇的侵略所引起的戰爭描寫（第14·15·16·19回）以及在西園新第楊少遊和八位妻妾共渡歡樂，詠菊花詩或說笑話的情節（第25·29·30·31·32·33回）等。可見『九雲記』按照『九雲夢』的基本故事擴大改寫的時候，不但豐富了分量，也補充了大量的新的故事。

### 三. 紅樓夢的情節在九雲記中的插入與運用

無名子的『九雲記』基本上以金萬重『九雲夢』的故事梗概為主，加以豐富擴大成三十五回的。尤其由於此書為白話小說，作者在改寫的過程中大量運用了中國小說的材料。其中不少地方借用了『紅樓夢』的故事情節或詩詞辭彙。『九雲記』的作者對『紅樓夢』的了解程度一定很高。當然除了『紅樓夢』之外，『鏡花緣』的笑話（如第32回與第33回）也被插入和運用。不過韓國古典小說的白眉作品『九雲夢』和中國古典小說的名著『紅樓夢』在這新的作品中混合起來，這的確是韓中比較文學史上值得一提的重要事件。因此下面就『紅樓夢』對『九雲記』的影響方面稍為探討一下。

15) 西王母故事的來源就是『鏡花緣』第十回“老王母西池賜芳筵”一段。

先考察回目方面，約有三四回在文字上有相似的地方，如『九雲記』第二十九回“樂遊園賞秋詠菊花”和『紅樓夢』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相似，第三十一回“白凌波雅宣牙牌令”和『紅樓夢』第四十回“金鴛鴦三宣牙牌令”相似，第三十四回“庚太君開宴群芳院”和『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也很類似。

這兩部書中相似的情節或同樣的文字，據筆者初步調查結果，大致如下。『九雲記』第五回楊少遊進桂蟾月家的一段文字，可能來自『紅樓夢』第三回林黛玉進賈府的描寫，如：

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廳後便是五間上房，俱是雕欄畫棟，樓頭掛着鸚鵡畫眉等雀籠，臺階上坐着兩個穿紅着綠的丫鬢，便笑嘻嘻的迎來道，“娘子剛才早回了”，爭着忙打起簾子。（『九雲記』第五回）

這兩個丫鬢中一名為個在香菱，在『紅樓夢』中，她原名甄英蓮，是甄士隱的女兒，早年被拐，後被賣至薛蟠，淪為婢妾的。而在『九雲記』裏，她只是一個無名侍女。同回桂蟾月的臥房描寫，類似『紅樓夢』第五回的秦可卿臥室，壁上掛着古今名人書畫，其中也有所謂秦太虛的對聯：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九雲記』第五回）

文字與『紅樓夢』完全相同。又同回桂蟾月論大仁，大惡，奇才的一段，也相似『紅樓夢』第二回賈雨村談論的一節。

第二十一回鄭瓊貝進皇宮的描寫，也是和『紅樓夢』第三回黛玉初進榮國府時“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一段相同，只是“匾上大書‘勅造榮國府’五個大字”一行及黛玉所想的一段被省略。

第二十三回“兩公主一席合香杯”中 英陽公主和蘭陽公主出閣一節，蓋來自『紅樓夢』第十八回元妃省親一段。這裏兩公主正比之元妃。

接着第二十五回“西院新第兩公主出閣”一段描寫，是據『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詩才題對額”一節改寫成的。但『九雲記』的情節和『紅樓夢』不盡相同，爲了故事發展的安排，在此把次序顛倒過來，先寫兩公主出園，後來寫“新築西園別第”以及“西園新第題匾額”一段。此回中所出現的題額及題名的作者，在二書中寫得如下：

曲徑通幽處(賈寶玉/鄭雲錦)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賈寶玉/楊少礎)  
 寶鼎茶閑煙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賈寶玉/楊少礎)  
 新漲綠添澗葛處，好雲香護採芹人(賈寶玉/楊少遊)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清客/清客)  
 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清客/清客)  
 吟成苧蕙詩猶艷，睡足茶蘼夢亦香(賈寶玉/楊少礎)

除此之外，還有一段云，“周京(即鄭雲錦)道：‘此處蕉棠兩種，其意暗蓄紅綠二者在內，方可兩全其美，就取紅香綠玉之意，題以玉香院則個’丞相道：‘好是好，猶不脫俗套，說着再題一聯來。’這段文字原來在『紅樓夢』中由賈寶玉說出，遭賈政說“不好，不好”的，而在此改成“玉香院”。又接着周京念道一副對聯云：“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這副對聯並不是『紅樓夢』這段情節的，却是來自第十八回李紈所作“文采風流”第二聯。

第二十六回楊少遊及公主等衆人遊園題名一段，也是『紅樓夢』第十八回元妃省親，爲別墅題“大觀園”一節的改寫部分。『九雲記』則雖然屬於同樣的文字，而按照其書中人物和情節改成如下：

於是大家一齊進了園裏去。自然是各屋裏奶娘·老媽·媳婦·丫鬢們，又許多宮娥，各奉什物，隨後簇擁進入。只見一園裏香煙繚繞，花影爛爛。走不多遠，總是金窗玉檻，朱甍彩壁，說不盡簾垂蝦鬚，鋪魚鱗，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扇。正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蘭陽道：“此處倒無匾額。”丞相道：“此係正殿，待公主自題好名，便是聖上之意。”蘭陽道：“姐姐，此是姐姐之常居，姐姐自定匾揭聯罷。”英陽道：“這不好，我意妹妹自居罷。”蘭陽道：“我何敢居此正殿。”丞相

道：“不必相為推讓，蘭陽居是罷。”蘭陽道：“係是皇爺恩賜，丞相新第宅，今以正殿為太太燕居之所，便是正經道經(理)。”丞相·英陽齊都道：“蘭陽正經之言，孝敬之道，至矣盡矣。”蘭陽道：“丞相題匾聯妥當罷。”丞相道：“這是一院之主，用群芳畢集之集(意)，匾為群芳院。”對聯念道：“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九雲記』第二十六回，頁225~226)

以上三人的對話，當然是『九雲記』的作者所寫的，而最後的對聯又從『紅樓夢』裏惜春匾額“文章造化”的後聯移過來的。不過他按照『九雲記』的情節結構巧妙地改寫了。

元妃題匾額“顯恩思義”，對聯“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楊少遊把東樓題“向日樓”，對聯改寫成“天地蒼生同感戴，古今萬國被恩榮”。還有楊少遊把南樓題“愛日閣”，對聯題“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卜瑤臺”，是李紈匾額“文采風流”的第三聯，只是“卜”字為“下”字的錯誤。再看『紅樓夢』和『九雲記』人物的居處名，可發現很多相似之處。即蘭陽公主住‘玉香院’，英陽公主住‘杜衡院’，賈春雲住‘夢友館’，桂蟾月住‘稻香齋’，秦彩鳳住‘碧藕軒’，沈裊煙住‘沁芳亭’，白凌波住‘蓼花池’，男主人公楊少遊的住處叫‘大觀樓’，庾太君的住處是‘群芳院’。『紅樓夢』中較著名的怡紅院(賈寶玉居處)·瀟湘館(林黛玉居處)和蘅蕪苑(薛寶釵居處)沒有出現，却新出現玉香院和夢友館。其實玉香院也是來自“紅香綠玉”的(由此改成怡紅快綠，然後題名怡紅院)。不過瀟湘館改稱為“夢友館”則比較特殊，原來鄭雲鎬(十三兄)建議的就是“瀟湘館”，而楊少遊(丞相)却不肯採用。對於其理由，他這樣說：

十三(兄)道：“取諸千百竿翠竹，匾以瀟湘館，似是妥雅。”丞相點頭深思道：“雅是雅，古的人每於竹榻上寢，必夢詩朋酒友，匾夢友館，優雅新的。”(『九雲記』第二十五回)

在『紅樓夢』裏，賈寶玉·薛寶釵和林黛玉是最重要的人物，他們的居處，已為大家所熟知，在『九雲記』裏不得不更改。

『九雲記』全書三十五回中，運用『紅樓夢』的地方還有不少，例如第二十八

回張善的籍產的臚單，和『紅樓夢』第一百五回的“錦衣軍查抄寧國府”一節的登記物件很相似。第三十回皇恩賜給楊少遊的“皇恩禮賜”單子，全部物名來自『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烏進孝送來的物品單子，甚至『紅樓夢』裏才有的獨特物品‘御田胭脂米’也照樣抄錄。還有第三十一回楊少遊的二妻六妾在夢友館行酒令的一節，與『紅樓夢』第四十回賈母以下諸人在藕香榭行酒令的一段相同，第三十五回描寫楊繼祖和庚夫人(楊少遊父母)喪事，是作者參照『紅樓夢』第一百十回的“史太君壽終歸地府”一段和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一段寫出來的。最突出的影響部分在於第二十回“樂遊園賞秋詠菊詩”的一段，在這裏登場人物所作的菊花詩，全都來自『紅樓夢』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部分的各種菊花詩。不過對菊花詩的評價部分，有些不同而已。如此許多的有關情節，在此不能一一詳細紹介。

由此可知，『九雲記』雖然以『九雲夢』為主要故事根據，但也借用了『紅樓夢』、『鏡花緣』等的部分內容和字句，而且運用得非常巧妙靈活，如書末寫楊少遊感喟人生如夢時，直接引錄『紅樓夢』中甄士隱註解“好了歌”的詞句，使得『九雲記』成為比較成熟的白話長篇小說。

#### 四. 關於九雲記的成書過程以及流傳的探索

朝鮮文人金進洙(1797-1865)所著『碧蘆集』中有一首詩和詩註以及評文，根據內容的分析，我們知道金進洙看到過一部『九雲樓』，是由一位中國文人把『九雲夢』改變而成的十卷刊印本，卷首有繡像，類似金聖嘆的評點本小說，詩註裏還引用了其書的作者“自序”的一段文字。金進洙詩末句“九雲夢幻九雲樓”下有小字雙行註曰：

我東小說『九雲夢』增演己意，如楊少遊系楊震，賈春雲系以賈充，他皆倣此，皆寫

像於卷首，如聖嘆四大書，著爲十冊，改名曰『九雲樓』，自序曰：“余官西省也，於舟中得見『九雲夢』，卽朝鮮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鮮不嫻於稗官野史之書，故改撰”云。<sup>16)</sup>

金進洙的詩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事實，尤其是最後一段，給我們提供了有關『九雲夢』和『九雲記』的研究上很重要的一些線索。照金進洙的透露，『九雲樓』共有十冊，卷首有繡像和自序，似是刻本。

金進洙詩註後面收錄的黃鍾顯的評語中，<sup>17)</sup> 也有類似的記錄。顯然此文的主旨在於『九雲夢』的改寫成書問題，金進洙和黃鍾顯都覺得這樣的改纂作業可說是大爲不必要的虛妄之事。但在中國(清朝)曾經確有『九雲樓』一書的出現，是無用置疑的。<sup>18)</sup>

現存在韓國的抄本『九雲記』是國內外的孤本，與它同樣的，或者類似的版本都還沒出現，因此我們一直認爲知道此書的人也很少，但除了金進洙之外，到了朝鮮末年仍然有人知道『九雲夢』在中國刊行流傳，這可能就是金進洙所看到的『九雲樓』。有關資料見於李樹廷的「金鰲新話跋」一文中。

金時習的『金鰲新話』，在韓國尚未發現刻印本，<sup>19)</sup> 而此書早就傳到日本(推測大約壬辰戰爭勃發時期，卽1592年前後)，最早刻本出現於承應二年(1657，崑山館道可處士刊行)的內閣文庫本，萬治三年(1660)刊本的道春訓點本(此人爲日本著名

16) 金進洙『碧蘆集』第一冊(乾集)卷一，奎章閣所藏。影印本有『閩巷文學叢書』第五輯，驪江文化社，1986，漢城。此書收錄315首的詩，內容都是“燕京雜詠”，系作者遊覽北京時所接觸中國人物、風俗、遊戲、風景等的感受。

17) 黃鍾顯(生卒年未詳)爲朝鮮後期的文人。1864年任順天府師，1876年升爲吏曹參判。他在1856年11月在『碧蘆集』寫序文，又每卷卷首署曰“蓮坡金進洙著，怡觀黃鍾顯評”。

18) 根據朝鮮文人李遇駿(1801-1867)的『夢遊野談』中說“中原文士，見之以爲，機軸甚好，而恨不能鋪張其事，以成大篇帙云”，我們可知當時『九雲夢』的確在中原地區流傳得很廣，而且中國文人都認爲此書故事可以擴大成長篇小說。參照柳鐸『韓國古小說批評資料集成』頁150，亞細亞文化社，1994，漢城。

19) 筆者在1997年參觀大連圖書館珍藏室時目驗日本萬治三年刻本的道春訓點本，但該館所發行的『大連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還有著錄“朝鮮刻本”的『梅月堂金鰲新話』，當時來不及詳細調查，回國以後發信詢問，該館的有關人士回答說目錄上的著錄內容是沒錯的，但仍然沒有提供直接的證據，待考。

的文人，後來出家爲僧，法名爲道春），即天理大學藏本。<sup>20</sup> 大連圖書館也藏有一部道春評點本（天理本），據所藏目錄中稱，該館另有一部朝鮮刻本，而尚未證實。

自此二百多年之後的1884年，『金鰲新話』又在日本刊行，就是所謂大塚本，後來（1927）韓國學者崔南善介紹給韓國學術界的版本就是此本。此本卷首有日本人依田百川序文和蒲生重章跋文，還有當時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講授朝鮮語的朝鮮學者李樹廷（1842-1886）的「金鰲新話跋」，文中提到『九雲夢』的評點本在中國刊行的事實，其文如下：

朝鮮固多小說，然皆有根據，蓋野史之類，其傳奇之作甚稀，僅有梅月堂『金鰲新話』，金春澤『九雲夢』類種而已。『九雲夢』向爲清人某所評點成十卷，印行於世，惟『金鰲新話』只有謄本，以梅月堂有重名於世之以其書。… 大朝鮮開國四百九十三年甲申（1884）之秋，漢陽李樹廷識<sup>21</sup>

這裏朝鮮末年的文人李樹廷在日本清楚說明『九雲夢』被清朝文人加以評點，刊行了十卷本的印本，但是我們還沒有發現中國刊行的十卷本評點『九雲夢』的版本，因此可以想到早此三十餘年的（金進洙詩的創作年代，不得而知，而『碧蘆集』序文寫於1856年）金進洙的記錄，就是“如聖嘆四大書，著爲十冊，改名『九雲樓』”之句。金進洙所看到的也是評點本形式的卷首有繡像的十冊（可能也是十卷）刊行本，因此後來李樹廷所提到的“清人某所評點成十卷印行於世”的『九雲夢』可能就指這部改寫成的『九雲樓』而言。這麼說朝鮮末年相當多的人士已經知道在中國有人把『九雲夢』改寫成『九雲樓』（或有人仍然把它稱謂『九雲夢』）的客觀事實。李樹廷是基督教人，又是開化黨員，因有海外經驗，可能對國際學術情報也比較清楚。

但關於這部作品的線索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因此我們只能從現存於韓國嶺南大學的抄本『九雲記』中推測這部作品的流傳過程。抄本『九雲記』爲九卷九冊，

20) 此兩本的原文幾乎是同樣的，而最後部分的刊記不同，前者寫“承應二年仲春，崑山館道可處士刊行”，後者寫“萬治三曆仲夏吉日”。

21) 『金鰲神話』（影印 1884年 大塚本）跋文，亞細亞文化社，1973。

共有35回的本子，但是情節上附合金進洙所講的“楊少遊繫楊震”的改寫內容，又是改寫成白話本長篇小說，因此我們推測這本和金進洙以及李樹廷所提到的清朝刊行本之間一定有些直接的關係。

如果就比較簡單的推測而言，可以說朝鮮的一位文人(其筆名為無名子)搜羅刊本『九雲樓』十卷本，可能把第一卷的繡像及序文等有關部分刪掉不錄，其他九卷的本文內容，按照原文抄錄，成為現存的九卷抄本『九雲記』。但在同時，也有一些改變的事實，就是把書名『九雲樓』改成『九雲記』。現存抄本『九雲記』的每冊封面題“九雲記”，每卷的卷首也正式使用“新增才子九雲記卷幾”的字樣，甚至於本文中也可以使用，如第1回的開頭聲名“難得如今『新增九雲記』萃一時之豪貴，傳萬世之奇異”，又如第35回卷末有“此時萬曆年間新聞異事編成『九雲記』三十五回”等句。

如果我們推測此書的抄錄人無名子，抄錄原書(中國文人在『九雲夢』基礎上改撰的作品，即金進洙所講的『九雲樓』，或李樹廷所講的評點本『九雲夢』)的時候，按照自己獨特的見解和立場，“添刪”不少內容的話，『九雲記』也可能成為第三種『九雲夢』系列的改撰作品。因為刻本『九雲樓』和抄本『九雲記』之間，雖然基本上是同樣的作品結構和內容，但還有一些明顯的差別。無名子也許為了表現這樣的事情，每冊每卷的卷數下端署名曰“無名子添刪”，共有九處，第35回的最後末端引用後人贊嘆性真的詩以後，也由“無名子添刪”五字為結束語。因此這裏的“無名子”確是和其他沒有作者署名的無名氏的作品不同，全書可能有不少由無名子所添補和刪節的內容。

雖然目前此書的國籍問題，尚有待解決，但此書的確是由韓中古典小說名著的結合而產生的一部作品。當然在韓中比較文學史上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 〈參考文獻〉

- 無名子添刪，『九雲記』，抄本，9卷9冊，嶺南大學校中央圖書館 汶波文庫 所藏本  
尹榮玉譯，『九雲記』(三冊)，螢雪出版社，1982，大邱  
無名子著，江琪校點，『九雲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南京

- 『九雲記』(收錄於『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中),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北京
- 金進洙著,『碧蘆集』(影印本),收錄於『閭巷文學叢書』第5輯,驪江出版社,1986,漢城
- 柳鐸一編,『韓國古小說資料批評集成』,亞細亞文化社,1994,漢城
- 尹榮玉,『九雲記考』,『朝鮮後期的言語與文學』,韓國語文學會編,螢雪出版社,1978,大邱
- 尹榮玉,『關於九雲記』,收錄於譯本『九雲記』附錄,1982,大邱
- 陸宰用,『九雲記研究—與九雲夢之對比及其與中國小說之關係』,西江大學 碩士論文,1986,漢城
- 吳春澤,『韓國古小說批評史研究』,高麗大學 博士論文,1990,漢城
- 崔溶澈,『紅樓夢在韓國的影響及研究』,『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5,臺北
- 丁奎福,『九雲夢與九雲記之比較研究』,『中國學論叢』,高麗大 中國學研究會,1992,12,漢城
- 崔溶澈,『九雲記所表現的紅樓夢的影響』,『中國語文論叢』第5集,1992,12,漢城
- 陸宰用,『鏡花緣對九雲記的影響』,『嶺南語文學』第21集,1992,大邱
- 崔溶澈,『九雲記作者及其與紅樓夢的關係』,『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2期,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北京
- 張孝鉉,『九雲夢的主題及其受容史研究』,『金萬重文學研究』,國學資料院,1993,漢城
- 李京丹,『紅樓夢對九雲記的影響研究』,淑明女大碩士論文,1993,漢城
- 劉世德,『論九雲記』,發表於北京中國古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9),後來收錄於『九雲記』(江琪),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南京
- 劉世德,『從朝鮮小說九雲夢到中國小說九雲記』,1994,發表誌未詳
- 劉世德,『九雲記是中國小說,還是朝鮮小說』,『文藝報』1994.1.22,北京
- 劉世德著,崔溶澈譯,『論九雲記』,『中國語文論叢』第8集,1995.8,漢城
- 陸宰用,『九雲記研究現況及其問題商榷』,『嶺南語文學』第28集,1995,12,大邱
- 陳慶浩,『九雲記之研究及其作者問題』,『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1998,臺北
- 崔溶澈,『九雲夢幻九雲樓—韓中小說史上共受注目的九雲記成書過程』,『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1998,臺北